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
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
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
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
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
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
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
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

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
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
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
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
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
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
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
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

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
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
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
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
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
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尙存皇侃熊安
生二家

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
爲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疎謹

附訂
於此

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

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
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
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
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邱此皆二
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
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
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衛湜之書尙不能窺
其涯涘陳澧之流益如筵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處撰處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處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

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晃張華皆以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爲卽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

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慮解
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
慮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
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爲一編多刪其複
於例爲協閒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
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
定閒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

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
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爲
錢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復加覈訂定爲此本
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
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
爲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
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
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
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

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
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澔注在若隱若顯閒今
聖朝

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澔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
論定乎又澔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
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
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
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澔書刪節附以己
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

案此見黃陳氏日鈔

氏則不復標出

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字集中櫟所作自敘

卽此一節

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畱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卽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

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竝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旣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

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

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
刪述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
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尙爲有閒故
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通行本

元陳澥撰澥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是書成
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
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
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

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
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
明初始定禮記用澔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
亦以澔注爲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
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
似澔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
不似澔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
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
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

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
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
賈說相反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騶牝三
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
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
此文蔡沈注書釐降二女於嬀汭引爾雅水北曰
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
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

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
漢代通儒號爲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
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
尙誤記爾雅爲禮文又何有於濫濫所短者在不
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
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
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免園冊子詆之固爲
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蹟驟讀爲難
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